



回溯康熙王朝的风土民生，
漫谈官宦之家的繁华梦景。

平民的清室日子



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柳依华◎著

平凡而清 凉日子

柳依华◎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凡的清穿日子 贰 / 柳依华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85-3759-8

I. 平… II. 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562 号

平凡的清穿日子 贰

柳依华

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

作 者: 柳依华

责任编辑: 于德北 张晓峰

特约策划: 王 贵

特约编辑: 钱其强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4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759-8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一、纳妾(上)/001
二、纳妾(下)/005
三、乱局/010
四、刀光/014
五、团聚/019
六、拜见/024
七、新友/028
八、见闻/033
九、金钟/037
十、投资/042
十一、春日/047
十二、花开/052
十三、惊闻/057
十四、离粤/063
十五、妯娌/067

目 录



001 • contents

十六、抄经 /072
十七、旨意 /077
十八、后续 /082
十九、老太 /088
二十、终局 /093
二十一、水月 /098
二十二、翠莲 /103
二十三、午后 /108
二十四、来探 /112
二十五、会面 /119
二十六、风声 /123
二十七、分家(上) /129
二十八、分家(下) /135
二十九、暗变 /141
三十、房产 /145



三十一、新侍 /151
三十二、谈心 /156
三十三、无题 /161
三十四、闺秀 /166
三十五、孽缘 /173
三十六、忽悠 /178
三十七、别院(上) /183
三十八、别院(下) /188
三十九、山居 /194
四十、年关 /198
四十一、征兆 /203
四十二、寒意 /208
四十三、社交 /213
四十四、作客 /216
四十五、旧师 /221



四十六、春闲 /226
四十七、来客 /231
四十八、美容 /236
四十九、祭礼 /242
五十、议婚 /249
五十一、玫瑰 /254
五十二、失踪 /260
五十三、心结 /264
五十四、佛缘 /269
五十五、八月 /274
五十六、难解 /279
五十七、安之 /285
五十八、桐英(上) /290
五十九、桐英(下) /295
六十、功成 /300
六十一、半年 /307
六十二、蝴蝶 /313





康熙三十年春，广州。

转眼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刚刚开春不久，空气中还带着冬天残留的寒意，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几天，却不防从南边吹来一阵暖风，因此城里到处都湿漉漉的，家里的墙上门上都透着水，让人心里烦闷不已。

淑宁已经十一岁了，佟氏已过了三十五岁，贤宁也不再是到处爬的小奶娃，已经长成会走会跑会调皮捣蛋的小屁孩。京中刚刚来了家信，老爵爷年前给军中的朋友打了招呼，到了秋天，就让端宁进京到西大营历练。

张保如今已经是奔四的人了，在政事上做得很出色，不但连续两年的吏部绩考都是优异，新年时朝廷嘉奖的二十名优秀地方官员之中，他还以五品的身份位列其中。这二十名官员多是地方大员，而且为首的就是皇帝最宠信的于成龙。张保这一入榜，可算是石破天惊。其实张保自己心里有数，这可能是前年写信给玉恒时，间接向陈良本提议重建官营邮政系统，使这位陈大人又立了一功，才给予当初提议者的一点回报。

张保自认为对得起这一嘉奖，便大大方方地接受下来。陈良本也没有因为婉宁的事而对伯爵府上下产生什么心结，去年还曾写信给张保，当中问及他提议官营邮政的缘故，张保大大方方地回信说，是小女儿与兄长相隔千里，抱怨说通信不便，他才想起史书上记载的厢军邮政来，之后他与陈良本也偶尔有信件来往，京城伯爵府察觉到后，发觉这个三儿子不再是以往可以忽略的对象了。

佟氏坐在上房的榻上，看着京里来的信，皱着眉在沉思。淑宁从外头进来给母亲行过礼，便问道：“额娘因何事烦恼？”她瞄了一眼母亲手中的信，“可是前日京里来的信？有什么不妥吗？”

佟氏笑着把信压到手边的书本底下，道：“哪有什么不妥？额娘只不过是想要半年后咱们家要回京的事罢了。”她看看女儿身上穿的水红丝缎长袍和丁香色绣花马甲，微微笑道，“我家闺女如今长高了许多，瞧着倒比额娘肩膀还高了。这马甲上的绣活是你自己做的吧？看来钟师傅教得你很好。”

淑宁笑道：“钟师傅教得是好，只是太严些，不但针针都要匀称，连背面的线头都不许乱呢。那绣图上的‘水路’若是歪了一毫厘，她都要说我一通。”

佟氏点了点她的脑门：“若不是师傅严厉，你如今哪能做得这么好？应该感谢她才是。”

淑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女儿也知道，因此一向听从师傅的教导。如今在绣那幅‘春暖花开’图，满满当当三尺见方呢，绣了我三个月了，我也没埋怨一句。”

佟氏便问：“绣完了吗？”淑宁摇摇头：“还有几个花骨朵。”佟氏便笑着说：“等你绣完了，我叫人把它镶起来，做成个绣屏，天天摆在家里看，可好？”

淑宁摆摆手：“罢了，我只是试绣而已，要让行家看见了，会笑掉大牙的，等日后我真绣出大作再说。何况再有半年就走人，何必弄什么笨重的屏风呢。”

佟氏点点头，又道：“我瞧着你如今绣活做得不错了，也不用钟师傅天天教你，她昨儿个跟我说，刚刚怀了孕，想辞了回家养胎，我已经许了，你以后就要自己用功了。”

淑宁早就听说了，便应说知道了。母女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淑宁才回房去。

女儿一走，佟氏再拿出那封信，叹了口气，继续烦恼着。

这是京里来的信，是老太太写的，不过不是写给她，而是写给张保的。张保爱妻，便把信拿给她瞧。

信里主要是写两件事。一件是张保连续两年的吏部绩考都得了优异，半年后任满，必定会高升，老太太要儿子把贵重的财物留着送礼用，不必年年送回家去。她说年底送回去的礼，珰琅和牙雕都很贵重，但比不上真金白银实惠，而那三千两的银票也不是小数目。府里虽然有些困难，但张保更需要这些去谋前程，让他不必再送回去。

佟氏每次看到这里，都忍不住撇撇嘴，都快要走人了，自然不会再送什么年礼，她说这些话做什么？伯爵府何曾有过什么困难？晋保容保都高升了，二房的生意重新兴隆起来，府里日进斗金，倒比从前还要兴旺些，老太太打量着他们在广州就不知道这些吗？怕是暗示三儿子得了好处也别忘了家里吧？

而信里说的另一件事就是佟氏眼下烦恼所在。老太太暗示说，张保都快四十岁了，马上就要升四品，身边除了正室就没个侍候的人，实在不像话，他媳妇年纪也不小了，好歹要找个人帮她分担一下家务才好。他姐姐福丽的夫家，有一位养女

今年刚满十八岁，虽然出身低些，却也当做是千金小姐一样养大的，不但长得秀丽端庄，而且知书达理。老太太有心要把这位姑娘说给张保做二房，问他有什么想法。

张保本身没什么想法，这位姑娘他是见过的，生父是姐夫那日德老父生前的亲兵，为了救上司死了，老人家就收养了他的遗孤，当做是自家女儿一样养大，他死后，这姑娘跟着义兄一家过活。印象中她从小就长得很水灵，也的确是知书达理，但那日德早有心把这位妹子嫁给达官显贵以做联姻，怎么可能让她给一个四五品的官员做妾？因此张保并不放在心上。

但对佟氏来说，事情虽然不可能，却也是一个警示，在消停了几年后，老太太又再度起了往三房安插人的心思。可以想象，这件亲事不成功的话，她就会以“弥补”的名义，送个亲信丫头来侍候张保，到时候想推都推不掉了。如今三房比从前宽裕了许多，张保与佟氏都有把真实财产隐瞒下来的心思，不想被别人分了去。家里一旦进了外人，这种事可就瞒不住了。

佟氏左思右想，总想着要找个长久些的法子，不然推了一次推不了第二次，她心中隐隐约约有个念头，却又下不了决心。正当她烦恼时，素云进屋报说：“荣大奶奶派人来回礼了，说是谢太太前儿送去的玉佩和药材。”

荣大奶奶就是大刘氏，她去年嫁给了一个名叫荣志的把总做正室。那荣志虽然有四十岁了，脸上还有伤疤，一大把年纪才娶到老婆，但为人正直，对妻子也极好，夫妻恩爱，大刘氏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佟氏命人收下回礼，又向来人问了些大刘氏的情形，然后用上等的赏封打发她走人。等重新坐下来时，她想起了小刘氏。

小刘氏并未跟着姐姐到新姐夫家去，而是继续留在叔叔家里，但她叔叔去年年底去世，她又没了姐姐在身边撑腰，日子越发难过，她那个婶娘已经有强行给她安排亲事的意思了。

不知小刘氏能不能帮上自己的忙？

于是佟氏便写了帖子，命人抬着轿子去请小刘氏来做客。

不到半日，小刘氏来了，两人说了一会儿闲话，佟氏便留意到对方身上穿着半新不旧的袍子，袖口处已微微地有些磨损。小刘氏见佟氏打量她的衣物，不好意思地缩了缩手。

佟氏说道：“你婢娘越发过分了，你要出门做客，竟连身好些的衣裳都没有了吗？”小刘氏羞涩笑道：“弟媳妇要走亲戚，就把两件体面衣裳借过去了。我想着自己整天在家，给她们也没什么。在你面前失了礼，还请不要见怪。”

佟氏叹了一口气，道：“你就是性子太软和了，你姐姐三番五次要你搬过去住，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

小刘氏摇摇头：“从前在沈家的时候，姐姐境况比现在还要富裕些，但我在他们家，也连累姐姐受了不少闲话。如今姐姐好不容易有了好归宿，我何必再连累她？”

佟氏沉吟了一会儿，问道：“你如今还是不想再嫁人吗？”小刘氏摇了摇头。佟氏又问道：“前日我派人给你送的信，你也看了吧？你公婆如今都过世了，你家小宝跟着姑母过活，听说境况很不好，你有没有想过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来？”

小刘氏闻言红了眼：“我何尝不想？可是如今我又不在京里，就算有这心，也没法子啊。”说罢又抹起眼泪来。

佟氏起身在房中来回走了几圈，鼓起勇气道：“刘家妹子，我说这番话，你别见怪。你愿不愿意嫁进咱们家来做二房？我们过半年就要回京，你随我们一同回去，也可以再见到你儿子。”

小刘氏大吃了一惊，整个人愣在那里。佟氏往前一步，说道：“我们家老爷的人品你是知道的，我也不是难相处的人，日后一回京，我就让人把你儿子接过来，你就答应了吧。”

小刘氏脸色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半晌才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我没想过……而且，而且，我不想嫁给别的男人。我家那位……他……他……”

佟氏心里有数，忙道：“如果是这样，光顶个虚名也行啊，只要你占个二房的名头。”小刘氏又吃了一惊。

佟氏苦涩地说道：“我也不瞒你，实是我婆婆要给我们爷娶小，可我们夫妻都不愿意。我担心她塞个不安分的人进来，我和孩子们都要受气。可我们家里没有妾，实在很难推拒。我跟你认识几年了，自然知道你为人如何。若你真不愿意，就当做了顶了个虚名。我可以借你推掉婆婆的安排，你也可以从此在咱们家安下身来，日后回了京，自可把你家小宝接过来，你大姑本就不愿替你养儿子，到时必然不会拒绝咱们家的。”

小刘氏脸色很复杂，佟氏看得出她不是不心动的，便柔声说道：“我知道这事太突然，难怪你会犹豫。既如此，你且回家去想两日，再来回复我如何？”

小刘氏缓缓点了点头，便起身告辞了。

佟氏满怀心事地坐在那里，女儿拉着弟弟来陪她玩笑，也觉得没心思。淑宁见她这样，以为她在烦家务，不想打搅她，便拉着贤宁到东屋去，教他认字。

晚上吃过饭，张保在书房与苏先生商量了几件公事，苏先生就离开了。佟氏走进书房，见张保用手揉着眉心，便问他：“怎么？公事上有什么不顺的吗？”

张保勉强笑道：“也没什么。对了，前些日子四川天地会作乱，官府抓了不少人，听说有一些逃到了两广云贵几省。巡抚衙门已下令要戒严，你最近尽可能少出门，家里人也要管严些。”

佟氏听了忙追问详情，张保安抚道：“只是听说有些匪徒入了广东，会不会到广州来还不知道呢，只要出入小心些就是，你别太放在心上。”

佟氏稍稍放了些心，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今天对小刘氏说的话告诉了张保。

张保愕然，脸色有些铁青：“这不是害人吗？你怎么不先问过我，就自作主张？！”



佟氏低头哀求道：“我也是担心，老太太若真的安个人进来，咱们怎么防得住？我自然是信得过你，不会乱吃什么飞醋，但那人进了家门，有了二房的名头，家里有些什么底细，还能瞒得过伯爵府吗？从前我们日子难过时，也没见他们帮我们一把，如今我们好不容易积下点家底，难道反而要分给他们不成？你心里也是不愿意的吧？”

张保听完脸色也放缓了些：“即使如此，你也不该对那位小刘奶奶说这种话，你平日不是把她们姐妹都当成好友吗？这样做，岂不是误了她一辈子？”

佟氏忙道：“我早探过口风了，那小刘氏并不想再嫁人，一来是总想着死去的

男人，二来是顾念着儿子。她嫁过来，只是担个虚名，也不算对不起她男人，而且我们回京后把她儿子接过来，也算是帮她一把。”

张保还是觉得不妥：“若是要帮她，你干脆认她当妹子，日后一样可以带回京去。”

佟氏却道：“伯爵府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若是我的干妹子，你叫她怎么在府里站稳脚跟？更别说接儿子过来了。”

张保叹了口气，道：“我不赞成你这样做，她也是在旗的人家出身，又是寡妇，让她来做二房，也亏你想得出。罢了，我不想再说这事，你且回房去吧，我还要再看一会儿公文。”

佟氏见丈夫脸色不悦，只好走了。

之后小刘氏一直没有回音，倒是大刘氏几日后听说，便风风火火地赶过来见佟氏。她生气地道：“佟姐姐怎么做这种事？难道我们从前看错了你不成？”

佟氏忙赔笑道：“我决不是想要委屈了你妹子，只是一直想要帮她一把，让她母子团聚，本还想认她做妹子，日后跟我们回京也成，只是这样一来，她不好在我们府里长住。正好我要找个人占二房的位子，便求她帮忙了。真的只是虚名，日后若你妹子看中了什么人……”

“不必废话！”大刘氏喝止道，她脸色有些铁青，过了半晌，才缓和下来，道：“她自幼跟我们外婆在乡下长大，受了些三从四德的教导，因此一直不肯再嫁。我也早死了心了。若不是她在叔叔家过得不好，我也不好管她。”她顿了顿，道，“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大户人家的那些隐私事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提议也算是各取所需，只是你拿小宝做饵，未免不够光明正大。”

佟氏忙道：“我也知道这样不好，我们爷也不赞成。我们夫妻相处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一向极好，他为了这件事，还骂了我一顿。只是我婆婆要安插什么人来，实在说不准，其他几房也有为这个事闹不和的，我不想让个外人来坏了家中和气，只好自己先下手为强，这也是被逼急了。再说，你妹子如今境况不好，她到我们家来做客，竟然连件好些的衣裳也没有，说是堂弟媳妇去亲戚把她的体面衣裳都借了去了。你说，她怎么在那里过一辈子？偏又不愿改嫁。若她真应了我，不但日后不愁生计，又可以和儿子团圆，只担着虚名，也不必担心对不起她死去的男人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大刘氏听了衣裳的事，也很生气。听完佟氏一番话，闷坐着想了许久，才问道：“你就这么确信，我妹子不会挡在你夫妻中间？俗话说，日久生情，你就不怕吗？若真是那样，你又会如何对待她？”

佟氏沉默了一会儿，才道：“我信你妹子的为人，也信我们爷的为人，更要紧的是，我信我自己。退一万步说，我情愿给我男人做小的是你妹子，也好过让不知底细的狐媚子进我们家的门。如果真有那一天，我虽然心里难受，也不会去害她的。”

大刘氏闻言望望她，叹了口气道：“也罢，且看她自己怎么说，若她点了头，我也不会拦着；只是，若她不愿意，你可不能逼她！”

佟氏忙笑道：“怎么会呢？若我真这样做，成了什么人了？若她当真不愿，我就认了她做妹子，让她一道跟我们回京去，大不了出钱给她租间房子，让她们母子住一处就是了。”

大刘氏道：“这才像个样子，我这就把这话告诉她去，省得她胡思乱想，为了儿子委屈自己。”

她说罢就起身告辞了，佟氏愁眉苦脸地呆坐，如果小刘氏听了这番安排，搞不好就不会答应做二房了，看来还是要另想个法子预防万一才是。

张保一直对这件事有微言，顺带地也生了妻子的气。淑宁察觉到父母间暗潮涌动，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是变着法儿地哄他们和好，连小弟都被她使唤上了。不知是儿女的温馨攻势奏了效，还是佟氏每日做小服低状让张保心情大好，过了几天，夫妻俩总算是和好如初了。

张保事后对于纳妾这件事，只是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觉得妻子的方法或许有用，另一方面却又担心会害了小刘氏。

广州城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晚上连行人都少了。各处衙门都收到风声，天地会的人已经到了南海一带，极有可能在近日到达广州。每个城门口已经贴上了告示和海捕文书，进城的人都要搜过身才能放行。张保整天在衙门忙碌，为了避免发生危险，府衙已经明令禁止属官出城了。

这时，小刘氏相隔一个月后，再度上门来了。佟氏忙把她迎进上房，寒暄了足有半个时辰，才问她的决定如何。她犹豫地问道：“别人都说我克夫……”佟氏心中一松，忙道：“去年到华林寺祈福时，我问过你的八字，早已请人看过了，绝不

会相克，你尽可放心。”

小刘氏支吾了一阵，才又问道：“真的只是有名无实吗？你家大人那边……”
佟氏忙道：“真的真的。”顿了顿，咬咬牙，又道，“若日后他真想要添什么人，我会另作安排。”

小刘氏又想了半日，才叹了口气，道：“我终究是想跟儿子在一起，虽然与你结拜也能回京，但若进了你们家的门，日后能带挈我们小宝一把，我也无所谓了。”

佟氏松了口气，这事总算是定下来了。

素云在外头听到里面的对话，也同样松了口气，趁人不备，忙悄悄走开了。

淑宁知道父亲要纳妾，而且纳的是小刘氏时，大吃一惊，心里有些抵触。佟氏好言好语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又道：“你就当她只是搬进咱们家住，只和往常一样就是。她是个厚道人，平日也对你们姐弟十分疼爱，不会闹什么的。”

淑宁感觉很复杂，不过想想，倒有点像假结婚，只不过娶的不是妻子而是侧室罢了。

佟氏原想要把事情办得体面些，好让京里知晓这个二房奶奶的分量。但小刘氏执意不愿大办，城中的气氛也不太合适，她只好妥协了，只在家中摆了两桌酒，请了两家亲朋来吃了一顿。宴席虽简单，聘礼喜单却一点也不马虎。佟氏足足送了十二抬聘礼，该有的衣裳首饰一点都不少。被派去刘家接新人的王二家的和巧云两个媳妇子对着刘家婶母说了一大通奉承话，又给她们婆媳送上佟氏的礼物——每人一对四两重的金镯子，那婆媳二人看着那满满一屋子的财物，早笑得眼睛都找不着了，哪里还有二话？

佟氏早早把饭厅旁的客房整理过，当做小刘氏的房间。小刘氏过门后，每日除了留在房中做针线，便是到上房与佟氏说话，或是照顾贤宁，对于家中事务，一概不管，即使有时帮忙照看一下，也不接触银钱过手的事。对于张保，只是以礼相待，更小心注意不会跟他在一个房间内单独相处。张保觉得她是个正经人，便也对她十分尊敬。按他这种态度，小刘氏与其说是他的二房，倒不如说更像是小姨子。

佟氏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更是大定。其实她也不是没有私心，有这么一位二房在，又是正经人家出身，老太太要塞什么人来，都不可能越过她去，即使将来有什么通房丫头，还不是任她使唤吗？

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一日小刘氏真成了名副其实的二房奶奶,凭她这软弱的性子,加上在京中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娘家人,又是寡妇改嫁,怎么也不可能压过自己,因此断不会成为自己的对手。

而现在看丈夫的态度,她就更有信心了。

她已经着手写信了,先是交代了丈夫娶二房的事,说小刘氏容貌秀丽、端庄知礼,八字又与张保极合,因刘家人口众多,房屋又小,她这个做大妇的,不忍心见妹妹受委屈,便做主让她先过了门。至于姑奶奶家那位小姐,实在太过出色,张保觉得匹配不起,唯有祝愿她能嫁得如意郎君,飞黄腾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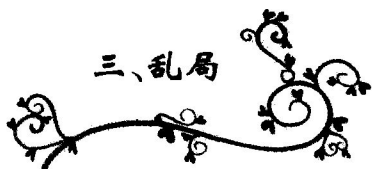
在写给长子端宁的信中,她交代了要好好照顾小刘氏的儿子郭小宝的事。不但要让他吃饱穿暖,还要阻止别人欺负他。现在小刘氏还未回京,但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如果郭家大姑对孩子实在不好,就索性带回家给二孃照顾。她在信中略略暗示了一下,好让儿子不至于对这位庶母有抵触之心。

淑宁也给哥哥写了信,她在信中明明白白把事情的真实告诉了端宁,还诉说了自己的一点困惑。不过她写得更多的是小弟贤宁的事,什么贤宁已经在背《三字经》了,什么贤宁最喜欢骑木马玩啦,什么贤宁昨儿又调皮捣蛋,把阿玛的书都给撕破了,等等。

信很快就送出去了。现在有了更方便快捷的官营邮政,虽然只是局限于中原与江南地区,但他们家只需要托平日相熟的一位姓霍的行商把信带到杭州,付一点钱,就能让邮政衙门的差役把信送回京城,时间也大大缩短到了半个月,比起从前方便许多。京中回信时,就把信寄到杭州那名姓霍的行商的别院里,再让他店中每五日一次来往于杭州与广州之间的伙计送过来。

淑宁继续跟家人过着平静的日子,虽然城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却还没有影响到她本人。顶多就是阿银来看她时,说起家中的面摊因生意受到很大影响不得不停了业,却又盘算着租个正经铺面做生意。

然而张保这日从衙门回来,脸色却很难看,佟氏问起,他才告诉妻子女儿,那帮子天地会的人果然已经到了附近,还放火烧了佛山一处官衙,却连累了旁边的几处粮仓,那里放的,都是马上要上缴的粮食。



三、乱局

烧掉的粮食是刚刚收上来的早稻，再过两天就要上缴省仓，结果平白被人烧了去，损失惨重。

张保最生气的，不是被烧毁的官衙和被烧伤的几个差役，而是过去半年当地农民辛苦种得的粮食就此毁于一旦。幸好巡抚大人不是那等为了完成钱粮任务就不顾百姓死活强征的人，否则那里的百姓岂不是遭了殃？可是少了一处粮仓，就必定要从其他地方调运粮食补上，刚刚获得的早稻丰收的好消息，现在要打个折扣了。

佟氏与淑宁都知道张保一向主管农事，对于粮食极其看重，便都柔声劝慰他。张保大骂了天地会的人好一会儿，心情才好过些。

从前只是听说有那么一群人在附近，因此官府只是派人搜捕，一旦真闹出了事，几个衙门都认真起来了。不但派出士兵差役四处搜索，城防也严密了许多，除非获得官府的许可文书，否则一概不许外地人进城来。

阿银的父亲回渔村去看望朋友，还差点被堵在城门口进不来，幸好当值的一个小军官是他们家面摊的常客，认得他，这才顺利进了城。

张保也知道这些做法扰民，但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他的位次不高，做不得主，只好偶尔在家中感叹一番。但最使他头痛的，却不是天地会的人带来的威胁。

广州城内的两大巨头，广东巡抚朱宏祚与广州将军拜音达礼，素来不和。巡抚衙门想做什么事，想抓什么人，一旦碰上将军府的人，总会受到刁难。而近日为了争夺城门的控制权，两边的人几乎打起来。巡抚坚持全省军政大权都归他管，将军则认为该由他总领军事，一时吵得不可开交。偏偏知府衙门被夹在中间，顺了哥情失嫂意，左右为难。结果两边都对府衙的人不满，连带地张保、苏通判等辅官都受了挂累。

梁知府私下里对两位辅官诉苦道：“这两位大神都是一品二品的大员，根本用不着理会我们这样的小官，偏偏他们逼得紧，叫我们还怎么活呀？”